

御文庫合編

卷四

袁了凡
王鳳洲著

綱鑑合編

北京市中国书店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九

鹽城印鸞章校訂

宋紀(附契丹)

●真宗皇帝綱

謀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襄王尋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卽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〇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信惑異

戰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而祥符天慶制作紛紛矣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向徵寇準勸帝親征講和澶州幾於亡國矣

除逋負
釋囚

綱戊戌咸平元年

十六年契丹統和

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

逋亡也悉除之

鑑於是

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居仁

諱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雖識蓋自古小人所以誤國者衆歟也嚴利也用兵也而宋之日爲小人者自

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閱頁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寧寇興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

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綱十月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

圓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

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

瓌古同美也

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謂從中壘而陞也

至是以疾罷相

綱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爲樞密副使

鑑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

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沈以爲可

引燭焚詔
但道臣
同平章事
以張齊
李沆

李沈獨無密奏

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袁了凡

李沈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書曰宰相也磨何易於窮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塊易萬人之命不益異乎窮

曹彬卒

屈節爲天下蒼生

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

綱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繼綱

無得一日而正諸

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

父子先知篇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曰惡在於綱

堪爲將

璫爲將

曹彬仁

恕清慎

材器可取，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

宋良將

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爲宋良將第一。

驗卒具官爵美之也。潘美、曹彬二人而已。

丁南湖

周太祖舊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太宗待彬恩寵獨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復參內職。夫彬之功業爲宋則是矣，而其情義之爲周則非也。惜乎贊

彬者罕
能道此

綱七月，以呂文仲等爲翰林院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鑑侍讀侍

講之置自此始。

目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圍瀛州。今河間府

諫言

致太平者必此人

忠勤也

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宋順死之

帝聞保裔死優詔贈郎中錄其二子一孫

掠而去范廷召追敗之

綱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於大名

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范廷召追敗之

丁南湖

耶史謂死雖傷勇終異苟免功雖無成志有足尚故取爲忠義列傳之首所以

綱庚子三年_{契丹統和十八年}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知院事

事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綱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

諱曰

綱辛丑四年_{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綱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

綱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

刦盜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

靈武郡名在陝西甯夏衛城南

必難固守徒使軍

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十

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

二州名宋改爲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

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

也是

以張齊
賢行邊

請築之

猖獗無匹馬南來或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西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爲一夏賊桀黠入反吉挾諸戎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事

諸理齋

按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河此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尺寸奪焉者也

兵不至然後失陷卒資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意寡弱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爲是言哉

九月以知宋之君臣倫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趙保吉
陷靈州

奏刺血染

綱壬寅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目先是保吉反陷清遠軍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

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周靜軒

宋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虜兵少援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藩屏

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

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復以張詠知益州

綱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呂氏中

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僞之久故易驟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

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者也

綱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能

鑑恕久領三司支戶部也帝初卽位常命條

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焉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丁南湖

陳恕事太宗多年慣掌財賦不過一能吏耳及事真宗而不善錢穀以防其君之奢侈可謂愛君者舉代而得寇準取士而得王曾可謂知人者當取士之際

務黜南人以避嫌疑誠非君子之所爲也惜夫

田錫直
臣
田錫不
負諫職

綱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鑑錫性鯁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泌之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

宋史斷評

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誅黨天下磨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蠭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變理倒置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表徒能嘆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

卒趙保吉

鑑趙保吉死子德明嗣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去就曹璋彬之子也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李沆卒

綱甲辰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目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

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丁南湖評

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矣李沈作相獨得以此四字著聞史稱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四夏之謀嘗謂邊患既息人主

修心必生厥後王欽若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喜事之人厥後神宗信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譽爲聖相亦頗有見矣乎又觀沈有曰餓人苟一時之違豈念厲民耶莫道盡奸邪

之狀誠非聖相不能言也

畢士安
寇準同
平章事

鑑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鴻鈍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跳梁猶強梁也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

相隱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側者有畢公維持調護之也不然鮮不爲張齊賢矣

契丹寇
澶州

綱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帝自將禦之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鑑時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

帝親征
帝準勸

請幸金陵

今應天府

陳堯叟閬州人

今保寧府

請幸成都

帝以問準

準曰誰爲陛下
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瀘州二人
由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

知天雄軍

今大名府

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

手如東搏不能措置

修齋誦經而已

十二月帝次于瀘州

按綱目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曰陞

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鑾數步則萬衆瓦解康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

契丹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

今福州府

項裴環守牀

步則萬衆瓦解康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

契丹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

今福州府

項裴環守牀

子弩發矢中撻凜死焉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和

議益決丙子帝至瀘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盛甚衆請駐蹕

車駕所止

寇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部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

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

兩府謂東府主文之中書四府主兵之樞密

今虜騎

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卽揮衛士進輦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

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

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瓊迎擊斬獲大

寇準請
帝過

和
契丹請

寇準要
其稱臣
獻地

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城北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謳，謳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反。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準之力也。

陳瑩中評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盡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僅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

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墮，德、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視，康之深入而獨患和好之可久，景德之不渡河，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康人謀割晉之三鎮而猶縱，虧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綱乙巳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大赦。

鑑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州強壯

以楊億爲翰林學士
楊億清忠耿亮

國納之也而

發澧瀆之盟春秋所恥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內烏可與結誓乎宋興慶和肆赦天下似乎可醜然南北講和興民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教者又亂中

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增置制

鑑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爲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

畢士安有古人之風

綱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目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畢士安知不負所

綱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目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爾淪沒深可悼惜王旦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誦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丁南湖

譯相舉士安歷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真宗云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

薦寇準準作相未幾契丹來侵乃與準合勸澶宗幸澶淵却敵要久盟由是
西夏隨亦內附景德成平以來天下富饒若士安者庶幾有宋之賢相哉

寇準罷

鑑丙午三年二月春二月寇準罷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

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

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

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功社稷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

秋恥之他國逼我城下不得已而與盟乃可恥也今渡河逐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

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

錢欲盡乃罄音磬器所有出之謂之孤注出錢賭博曰注錢盡則悉其所有爲陛下

孤注

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

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

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

張公謂我矣

劉定之

準之奉真宗往澶淵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
往者唐僖王遣趙德鈞率契丹德鈞叛唐求契丹立已於是僖王焚而唐鼎遷

王欽若
請封禪

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廳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密使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點檢爲周禦契丹出門而返旆以還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集也舉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於此真宗將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凜凜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羣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羣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真宗不當以爲怨也然準所以來欽若讞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逢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爲愧而何足矜伐也識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爲功累辭竊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其以此類也夫

綱 戊申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

鑑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拜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懽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佳此酒極

陳堯叟
以經義附和

矣至是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鷗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旣行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綱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鑑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神人言來月當賜天書於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果與夢協旦等稱賀於是羣臣奉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丁南湖

初議

封禪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是君臣畏旦之心惟以其一言爲行止使旦如孫奭嘗宗道之忠則此議立廢矣史乃

曰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夫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之至義也旦不能諫又不能去况乎業已同之則其爲小人而不自別於五鬼也較甚議者比之馮道

贊哉有見乎或曰旦於欽若之言雖勉從之非出本意而臨終自悔此亦似可矜者答曰旦以碩德重望爲景德以前之賢相夫何美玷之賜一餌其貪今日兼封禪汾陰使明日兼玉清昭

應使容悅謗謠甘爲五鬼之領袖斥之則同爲小人也矜之則君子而未仁者也

寇準北
門鎖鑰

綱十月帝封泰山得天書於泰山故也禪社首大赦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非準不可耳

呂氏中譖

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歎若有以沮其議則亦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

郡重此寇準所以起
使敬長之心也

綱己酉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四月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綱庚戌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二月贖呂端第賜其家

徒加賚恤而未聞錄用其後意者諸子皆不肖與

生皇子

鑑夏五月一日皇太子生賜周起錢太子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對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而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仁宗劉修儀攘爲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參按史略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蓋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卽止蓋謂真宗嘗向上帝求嗣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好赤脚其驗也

孫夷陳
十不可

祥瑞諫

綱辛亥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

鑑初將有事汾陰

息水旱作滲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時羣臣爭奏詳瑞奭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不能從

呂本中詔

至是李文靖之嘗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讓其後寇準入相亦以朱龍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綱三月太子太師文穆公呂蒙正卒

綱壬子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平章事

目時舊相出鎮州郡不

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綱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鑑通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